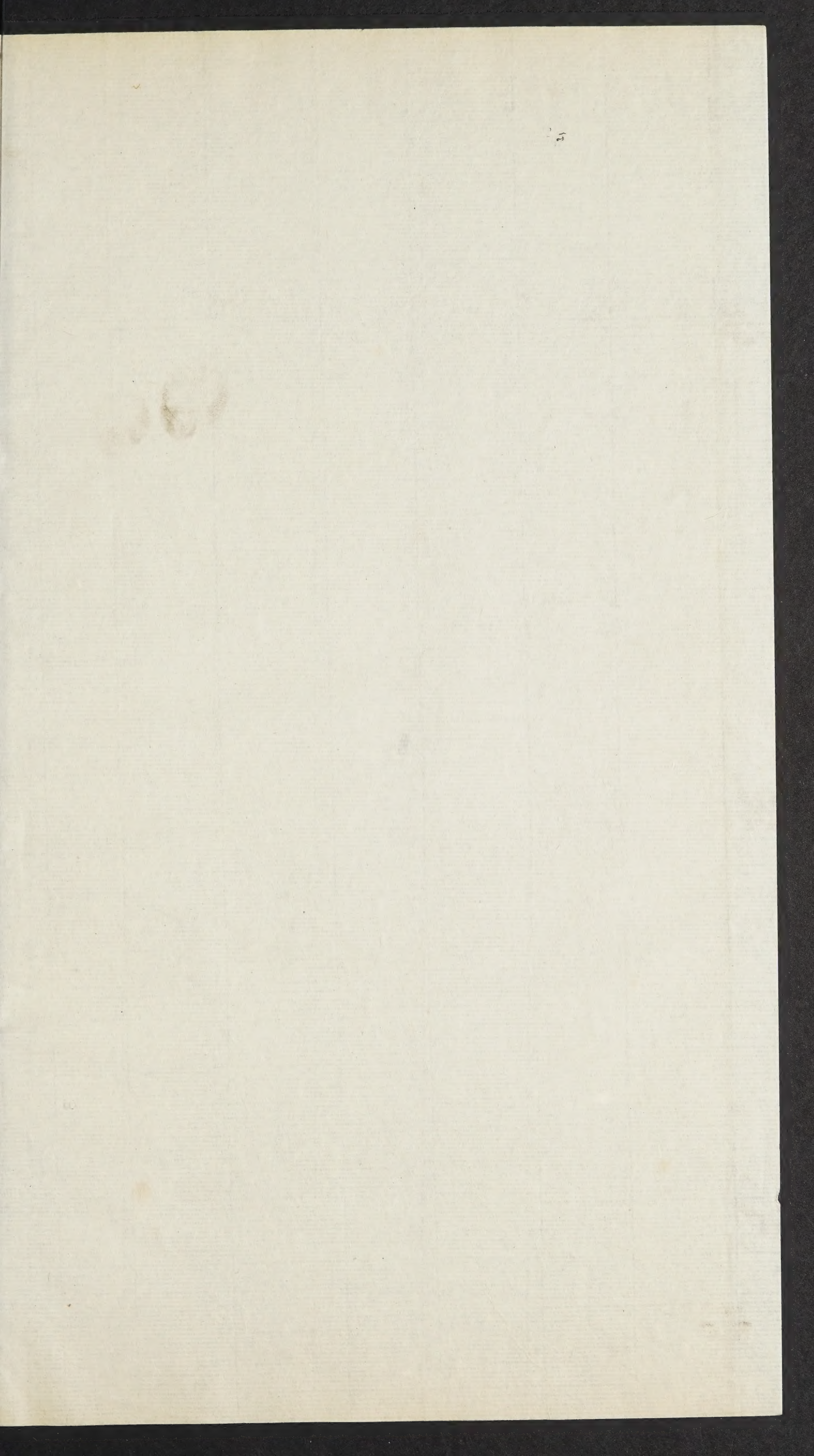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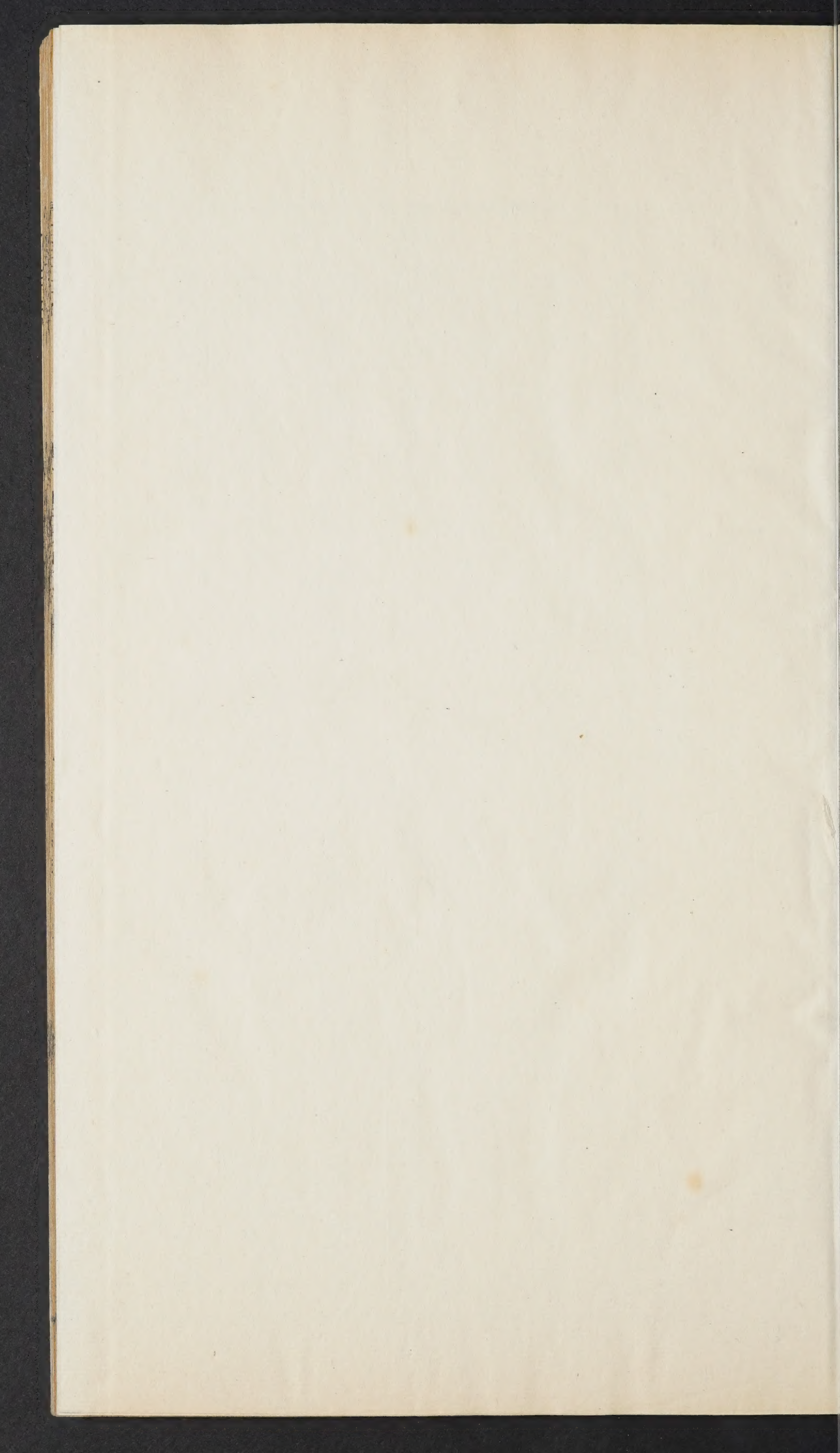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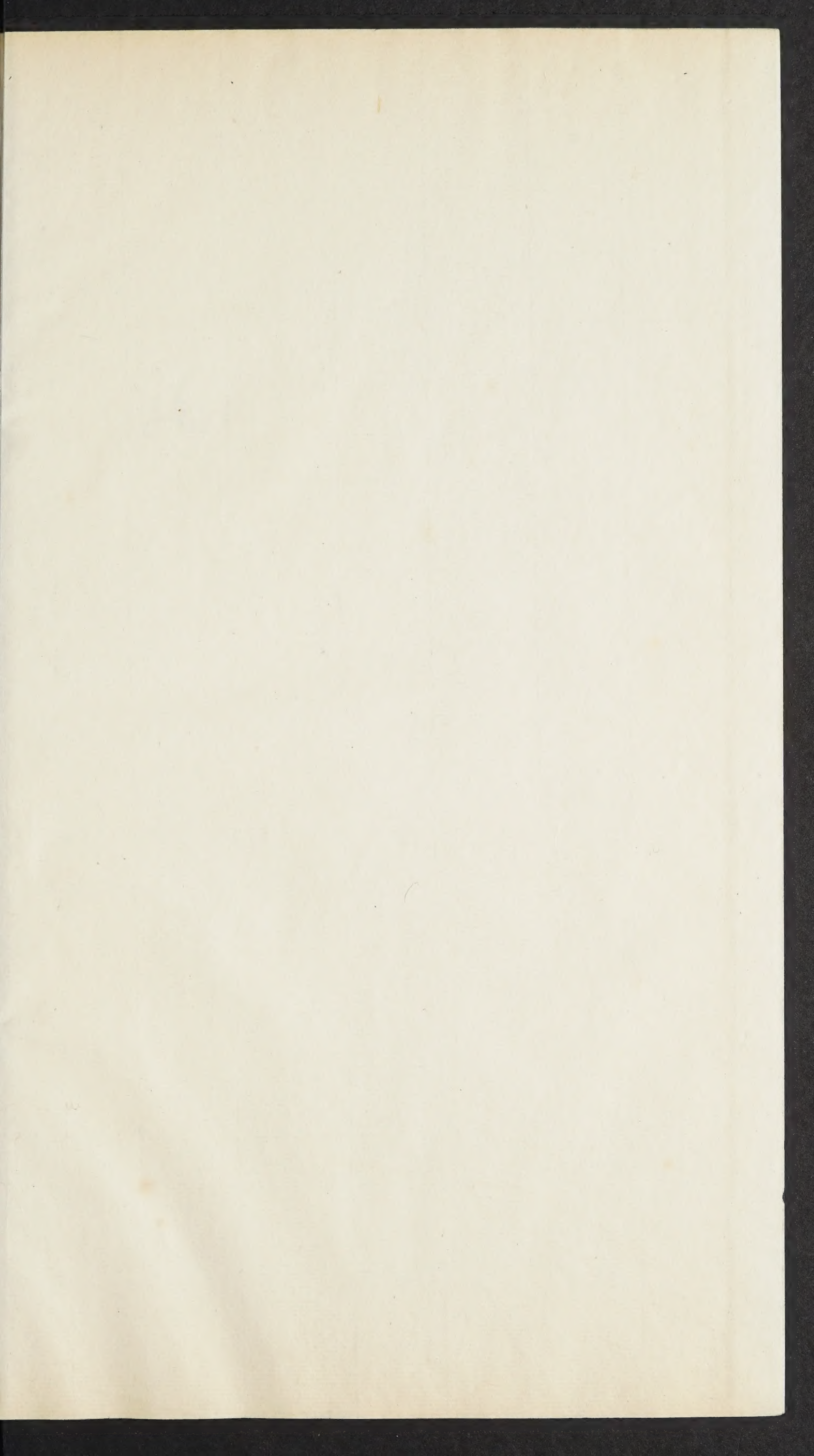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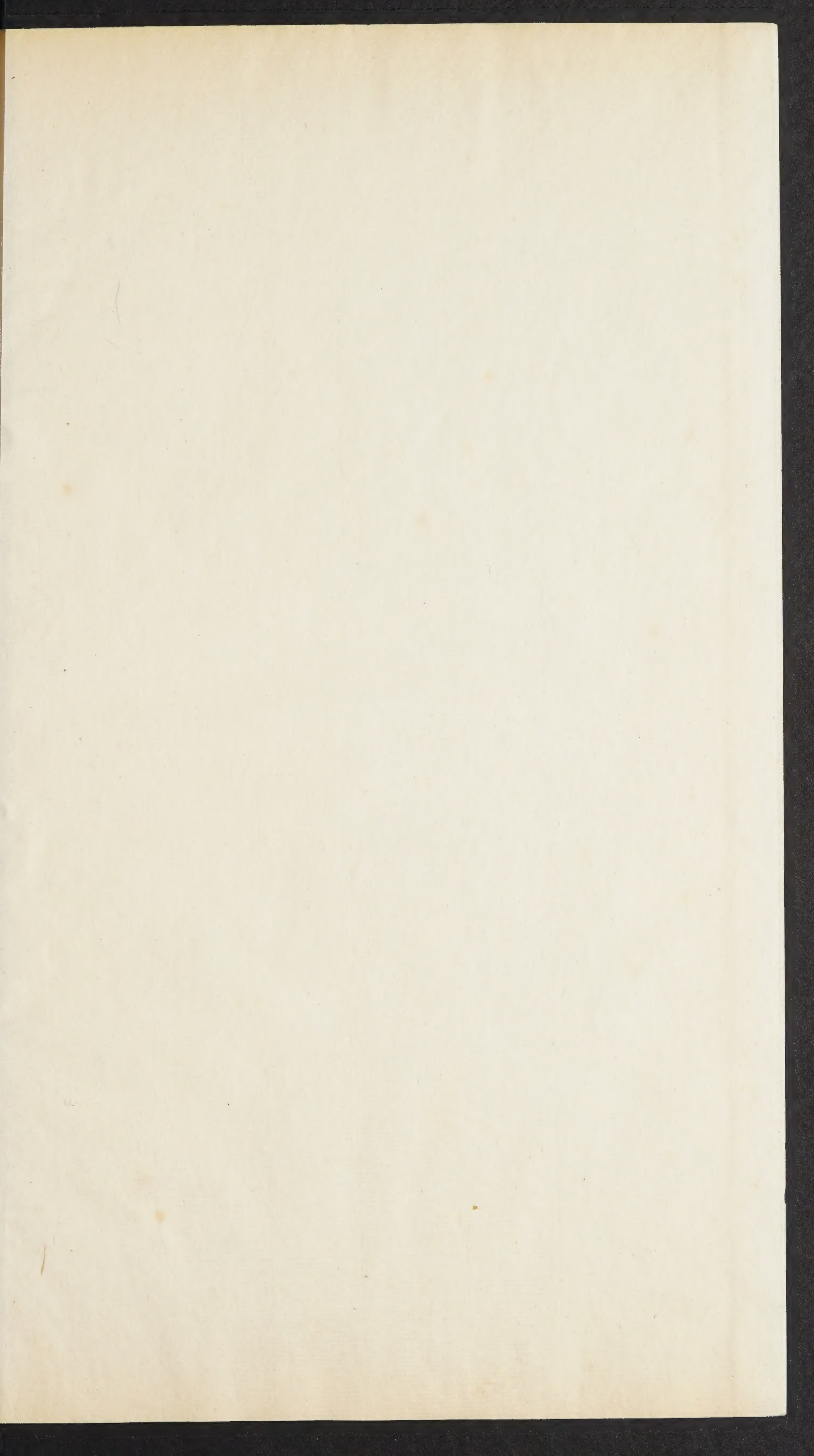










智品卷之十

樊維敷材

具品

太公封於齊止于逆旅主人晨起有一人謂曰客寢甚甘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蹶起即路俄有追者至以其出關遂止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亾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

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

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
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
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如可攻李疵對
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
巷之士以數十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
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
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于行陣上尊學者下士
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
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于敵國貧于内而不

亾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之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劒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越與吳戰于會稽不勝范蠡爲吳所虜後吳放歸越饋吳粟十萬斛范蠡盡蒸之以與吳言粟好且付民種種不生吳五年因飢越乃伐吳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

將以遺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
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
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為梁吳赤
市曰吾聞之天子濟于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
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
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
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
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趙使毅諒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
殺此二人則可毅諒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

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
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
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
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
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
乎秦王曰諾

趙高既弒二世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
黔首葬二世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
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
乃佯以義立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

關中令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
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
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
遂刺殺高於齋宮夷高三族以狥
漢宣帝遣使徵龔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
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
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
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
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
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前上果問以

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詐乃椎鼓紿言邯鄲將軍至光武升車欲馳既而徐還坐曰請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

董卓之初入長安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

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爲
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
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
士多歸附仲長統過幹幹善遇之訪以時事統謂
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
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無几以并州叛
至於敗
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通
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
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

之則無益於事與至官果遣校尉范凌往羌中凌
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
聖也但更事多耳

曹公出濡須吳王水軍拒守數挑戰不出乃爲牋與
曹公曰孤居江南舟楫爲業魚鱉爲侶三世於茲
自謂於上國可幸無罪乃辱丞相暴師江滸敝邑
雖小帶甲數萬戰艦万艘丞相遠來孤敢不待然
竊料北方平野車騎得施任丞相縱橫所在得志
丞相但見北方之利而不見南方之害舍車騎而
爭於舟楫之間非計之得也虎豹撼山震嶽而以

之攀木傳枝越險登峻則不如猿猱何者非其所長也今相拒不遠丞相試觀吾部武孤卒文身之衆鼓陽侯之波出沒烟雲之中上下風濤之内孤恐丞相不能竟觀而罷也春水方溢丞相宜急退恐有戟胥之禍噬臍無及孤亦願丞相來來必不還丞相以梟雄之姿居釜鬲之地爲苦天下丞相不如孤終不安然竊謂丞相長於料事必不拙於用短也敢因下吏緣佈腹心公得牋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撤軍還

先主一見馬超以爲平西將軍封都亭侯超見先主

待之厚也澗畧無上下禮與先主言常呼其字關
羽怒請殺之先主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
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且孟超兼資文武雄
烈過人當與黥彭之徒竝驅爭先卿等願勿復言
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不然拔劍擊柱殆將不
止明日大會諸將軍畢集請超入羽飛竝挾刀立
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更不
復呼先主字明日歎曰我今日乃知其所以敗爲
呼人主字幾爲髯公所殺自後乃尊事先主益州
草創翼德一言而上下有制消英雄跋扈之心君

子謂翼德於是乎知禮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巳了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諸葛恪有才名吳主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錢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武侯聞之遺陸公書曰吾兄老而恪性踈今使典主粮穀粮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啟至尊轉之陸公以白吳主即轉恪領兵恪得兵輒自喜啟吳主曰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巳

其餘深遠莫能禽盡恪請往爲其守三年可得甲士四萬朝議皆以爲丹陽地勢險阻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鑄山爲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時觀閒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恪父瑾聞之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固言其必捷吳主拜恪丹陽太守恪至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

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
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熟輒
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
居畧無所得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勑
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
疑有所執拘長吏胡伉獲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
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
以狥民聞伉坐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巳於是老幼
相携而出歲期入數皆如本規吳主嘉其功遣尚
書僕射薛綜勞軍綜書頌恪曰山越恃阻不賓歷

世綏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
内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
類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
既掃宄惡又充軍用藜蓨稂莠化爲善草魑魅魍
魎更成虎士雖國家威靈之所加實元帥臨履之
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叔漢之衛
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歎然遥用
歎息特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
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子瑜聞之大息曰是
恪不幸而成功也吾老矣不見其敗吾墓木其伐

孫綝既廢亮遣使迎琅琊王王初聞意疑不敢行使者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遂發行至曲阿有老公干王叩頭曰願殿下速行無疑也大皇帝以神武之畧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業祚之萬世南州之民戴孫氏之日久矣晚節衰耄廢長立少少主輕躁志大謀踈大將軍因而廢之然大將軍既能廢之豈難自爲之知群臣百姓不與也故決計迎殿下殿下親大皇帝子賢孝有聞今日之立非殿下而誰昔漢文帝由代入漢宋

昌勸其速行正類今日若更自疑阻事久變生天
下喁喁未可知也但殿下即位之後恐煩聖慮殿
下有漢文之德大將軍無絳灌之忠此在殿下徐
圖之非臣所能逆料也王善之王就乘輿琳以千
人迎於半野王甚恐懍遂謀圖大將軍矣
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國以武陵屬劉主群臣
請以萬人討之弗聽特召問潘濬以爲五千兵往
可禽伷吳主曰卿奈何輕之甚也濬曰伷是南陽
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辦幹之才臣所以知之
者伷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

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吳主大笑而納
其言即遣濟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濟語曰吾有
以報拭面之恩矣
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
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
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
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
言多智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
無所復慼得專力於吾矣又已守要害之處兵衆
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

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舟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逼

晉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群臣失色莫有言者裴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悅群臣皆稱萬歲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闇中

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

楊駿將誅其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裴頠問太傅所在頠紿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從頠言遂委而去

張華爲惠帝朝太子太傅值楚王瑋稱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華白帝曰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之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

靡上從之瑋兵果敗

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於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若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録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

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
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

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
欲陳啟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
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
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
因謬曰公眞大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

裴楷在晉惠時慮内難未已求出外鎭除安南將軍
假節都督荆州諸軍事垂當發而楚王瑋果矯詔
誅太保衞瓘太宰亮并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

於巳聞有變單車入城匿於妻父王渾家與亮小
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亂
兵相剝掠射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
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賊衆迺安

司馬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
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
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
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
足知其不武何能爲也聽承[illegible]鎮

胤爲江州刺史會有詔徵後將軍郭默爲右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愬于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由是怨胤時百官無祿惟資江州而胤商販繼路爲有司所奏書下胤不即歸罪猶自申理有謂郭默曰劉江州密有異圖將不利於郭侯默遂帥其徒襲胤傳首京師導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

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去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悅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群胡同笑四坐並懽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渡江托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于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飢爾無爲遂負如來也

劉琨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城中窘迫琨乃乘月登樓淸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賊並棄圍而走

簡文帝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爲晞大恐求下車

而帝安然無懼色溫由此憚服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郗於事機素暗遣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箋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

西公哀帝母弟也即位六年桓溫誣帝在藩夙有
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
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因諷崇德太后下
令廢變爲海西縣公徙居吳縣十一月妖賊許龍
晨到門稱太后密詔奉迎帝帝曰我得罪於此幸
蒙寬宥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
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
再深慮及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
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爲虞
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

嘗舉兵内向或勸王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論宜絶知者之口即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

初郗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我死後若以哀悼害寢食者可呈此超卒愔果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温往返密計愔大怒遂不復哭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

不整麏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宋孝武嘗與顏師伯樗蒱帝擲得雉大悅師伯後擲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師伯一日輸百萬

李崇都督江西諸路時有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欲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軍兵李盖等所殺有女

巫揚氏自誣云見鬼稱説思安被害甚苦崇疑之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賔告曰僕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觧其我兄慶賔見住揚州相國城内脱矜愍爲我往告我兄必重相謝且勿送官也慶賔見説悵然失色故求少停此人具報崇崇一鞫即伏

慕容紹宗以鉄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衆曰汝家屬已爲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遥呼曰汝家屬並完若歸官勲如舊景士卒不樂南渡遂大潰景與

數騎濟淮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范雲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主簿王未之知後尅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命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以爲上賓自是寵冠府朝

謝康樂父不慧早亡康樂好臧否人物叔混患之欲

加裁抑未有方也謂宣遠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命瞻與靈運共車既上便商較人物宣遠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齊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崔暹暹曰官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揩拭而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帝既鎮暹責其往者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巳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

謝曄每以朝廷密事語其兄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爲
戲笑以絕其言
高歡疾篤澄詐爲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
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皆請加微點至是景
得書無點辭不至
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
輒毀孝寬臨州勤部内當堠處但植槐樹既免修
復又便行旅宇文泰後見之嘆曰豈得一州獨爾
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
種五樹焉

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崩于晉陽建明二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至郭外爾世隆以長廣本枝踈遠政行無聞逼禪與廣陵王恭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為黃門侍郎見元乂秉權政歸近習遂佯啞不語不預世事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復拔刀劒欲然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莊帝信其眞患放令歸第恭常住龍華寺至是世隆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乃令王所親申其意且兼迫脅王遂荅曰天何言哉於是即皇帝位改號曰普

秦黃門侍郎邢才子爲赦文叙述莊帝枉煞太原王之狀廣陵王曰永安手剪強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逢成濟之禍謂左右將詔來朕自作之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度肆眚之科一依恒式廣陵杜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內庶士咸稱聖君

徐孝穆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主客魏收嘲孝穆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孝穆從容荅曰前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

北齊文宣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内謂之供御囚開府叅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納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詠便句句嗟稱無事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帝如洛陽詔親征高麗間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畧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帝試

責怒以觀其所爲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
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明
辯帝乃歎曰奇士也拜右驍衛將軍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
赤吾族射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常
獵命敬業入林趂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
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
大奇之
唐高宗幸東都時關中饑饉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
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閱視

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于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托以詰盜其人笑而許之比反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劉仁軌爲太子少傅少府監裴匪舒爲帝造鏡殿帝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殿下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帝遽令剔去

初武后殺故后王氏淑妃蕭氏數見王蕭爲祟故多在洛陽不歸長安遂改洛陽爲東都至是以封禪車駕發東都至濮陽帝問左相竇德玄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

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帝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玄宗爲太子時王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內簾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殺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而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泣曰主上同氣惟有太平言之恐傷其意不言爲

患日深奈何琨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蓋主漢昭帝之妹自幼供養有罪猶誅太子悦乃奏爲詹事府司直

唐玄宗十三年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告成功也今將升中於天而戎狄是懼豈所以昭盛德乎說曰然則如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未許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即奏行之

蘇頲節度劍南值嶲州蠻苴院與吐蕃共謀入寇獲其間諜將吏請討之頲不聽移書還其諜曰毋得爾苴院愧沮

李輔國久欲逼遷上皇會肅宗屬疾即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太上皇至睿武門忽見射生官五百遮道不得前太上皇馬驚幾墜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陋奉迎乘輿還宮中高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爲者叱使下馬輔國失轡而呼曰翁不解事乃斬一從者以狥力士向前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

可各納刀呼萬歲將士皆各納刀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以行輔國乃與力士共執轡御還西内居甘露殿侍衛數十皆尫老不堪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為兵死鬼矣自是怏怏不豫至棄天下云

韓晉公滉自江東入覲氣槩傑出是時劉玄佐在大梁倔強難制滉欲致其朝覲結為兄弟升堂拜親駐車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玄佐敬伏乃使人密聽滉滉夜問孔目吏所費多少詰責頗細玄佐笑而鄙之

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才器用之悉當有故舊子弟投之更無他長嘗召之與燕畢席端坐不與比坐交言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韓愈爲吏部侍郎部有令史舊嘗關鎖不聽出入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若聽出入則其勢自輕

寶曆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自洛已來及江西數十郡人爭施金做人使往汲以

飲之獲利千萬人轉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大
市集人置釜取其水同猪肉五斤煑云若聖水也
肉當如故逡巡熟爛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
露

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
形南詔吐蕃險要與習邊事者商議于中未踰月
皆若身嘗經歷

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廕其子爲千牛給事中
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
士良慙恚

嘗密令韋澳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繋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請造浮梁以濟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黄黒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絚自荆渚而下議者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右賛善大夫先試於石碑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

梁以王瓚爲招討使拒晉兵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楊村夾河築壘造浮梁饋運相繼晉副總管李存進亦造浮梁于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笮鐵牛石囷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以葦笮維巨艦繫于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創爲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决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决不得起兵夫獨調瀕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决者

晉王大敗契丹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

布蒙于地周環方正皆如編剪雖去無一枝亂者
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
莊宗一日大怒彎弓注矢射敬新磨新磨急呼曰陛
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
問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
光帝夫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復
大笑
晏以徐知誥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輔政初洪州進
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知誥奇之至是以爲謀主
常引齊丘於水亭屏語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

大爐以鐵箸畫灰爲字隨以匙滅之故所謀人莫
知
魏甯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巳生年月託爲
異人問之甯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
甯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
韓熈載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語人云吾爲此
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嘗虎視
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治不能爲千古
笑端
周武於雪陽寢疾召姚僧垣赴行在所柳昂私問曰

至尊脉何如曰天子上應天心當非愚臣所及若
凢庶如此萬無一全
張全義爲河南尹東都荐經寇亂全義招懷流散勸
之樹藝出見田疇美盛者輒至其家賜之民
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
則笑耳由是比戶豐實遂成富庶焉
傅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
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
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傅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
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毋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

息

趙普與宋太祖大宴雨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宴焉

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張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决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

滑者即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夷簡時在大名聞
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
詔誓則有矣非所以御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
言得無損國體乎
天雄軍豪家芻茭亘野時訪姦人穴官堤爲弊咸平
中趙昌言爲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吏告急
昌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
官堤爲姦
宋眞宗天禧元年復召寇準入同平章準請間言曰
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

可以輔少主上然之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
國億夜屏左右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旣而
準被酒漏泄謂懼力譖準罷準爲太子太傅
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米濕
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倉米且盡不能得
輸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米不
拘朽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荅許之因識其名任
滿入見擢爲朝官
王旦爲相時王欽若與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
爭眞宗召旦至欽若猶讙不已帝大怒命付獄旦

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
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問之旦曰欽若等
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以忿爭無禮旦曰陛
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
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
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
未晚也後月餘欽若等皆罷

夏竦悢石介甚假爾介爲富弼謗虜不從更爲弼往
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
廷復詔監司體量奉符提刑呂居簡曰今破冢發

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辦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証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還奏上意果釋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而斬之于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程伯淳爲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子訴于縣縣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爾卽先問其兄之子曰爾父藏錢當

幾何時曰四十年彼借宅以居又幾何時曰二十年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借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竒之玄之曰如今民間尚藏有開元通寶不知當時何以辨

包孝肅公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旣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宋哲宗時大藉民車又市易司患蜀鹽不禁欲盡入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

沈括侍帝側帝顧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耳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

鄒浩在哲宗朝嘗以上章諫立后削官及徽宗立浩還朝帝首言及諫立后事因問諫草安在浩對曰

已焚之矣退以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復辨也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徽宗詔暴其事遂竄昭州玄之曰鄒浩若無後禍人便以焚諫草爲美事乃知昨日所云是而今卻道非成案之不可拘如此

呂惠卿紹聖中復知延州道出西都時程頤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旦西出必經吾門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見詢之則已過去久

矣顒嘆曰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能使悄然無聲馭

衆如此可謂整肅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

也夏人復入寇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脩米脂諸

砦以備寇寇至欲攻城不可近欲虜掠則野無所

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

二日即拔栅去

張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

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

僕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

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異

日斬死囚徇衆曰此苗劉刺客也

趙開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凡元符至宣和所增塩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俾人人共曉由是鄉胥不得隱匿竄寄

趙開指陳搉茶買馬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搉茶搉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裁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擢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遂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於是茶

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
趙開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
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
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并
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流通
民以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
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
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
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
撫使印其上卽爲眞矣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

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

如開言

岳飛所將兵初過廬陵託宿㕓市質明爲主人汛掃

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師行將絕謁

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

此

畢再遇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

去留其幟於營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皷上擊皷

有聲金人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

後反帝遣沈括往聘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虜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 神宗熙寧七年

高麗致貢於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

董搏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搏霄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粮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

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乙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周文襄在江南久營綜精密人莫得欺給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天陰晴風雨之變畢具有綱運告遇風漂米詰其日乃無風且具伏其妄而民大小利病得自言門無譏何一日有二尼詣公府上謁問尼何自來曰自城南某山問手所攜者何對曰尼

自作節孝順公笑受之閒尼何需曰庵壞無從修
曰某所有廢材某所有竹木以丐若拜謝去
全賓山西安邑人少聲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
奇中名聞四方正統閒客游大同上皇既北狩陰
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
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
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
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
也或若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
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

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衡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下召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時率以爲詐獨撫寧伯朱謙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寅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之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遂與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

黃文毅公孔昭爲南工部侍郎時廠中掘地得銅鼎綠如玉公亟命工刻文廟字寘國學文廟中中貴

閒欲以獻以廟器而止

嘉靖十六年阿向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構殺仲武出奔阿向遂據凱口囤爲亂囤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山有天池雖旱不竭積糧可支五年變聞都御史陳克宅都督僉事楊仁調水西兵勦之宣尉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邀重賞乃行提兵萬餘屯囤下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爲計者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然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曰能爲猿猱上絕壁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鍜鐵鈎傅

手足爲指爪人腰四徼一劍約至木憩足即垂徼下引人人帶銃砲長徼而起候雨霧夜昏黑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徼閒剌剌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長徼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徼蹲樹閒壯士應命者復由木閒爬緣而上至囤頂適爲賊巡徼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閒俟其近揮劍斬之鳴鑼代爲巡徼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徼下引樹閒人樹閒人復引下人纍纍而起至囤者可二三十人便舉火發銃砲大呼曰天兵上囤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

者數千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黎明
水西軍蟻附上囤克宅令軍中曰賊非鬭格而擅
殺及黎明後殺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
賣路走賊阿向始與其黨二百人免囤營一空焚
其積聚乃班師而以三千官兵戍囤月餘阿向復
糾爛土黑苗襲囤盡殺官兵克宅欲勸兵勦之時
汝成以按察僉事飭兵思石聞之乃獻書于克宅
曰凱口餘孽復肆猖狂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
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者一二梟鏡負其窟穴草
竊爲姦者皆內儲糇精外聯其黨與包藏十有餘年

迺敢陸梁以延歲月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讙呼而起非有旁寨渠酋通諜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跧伏其中無異甕缶雖升斗之粮躡尺五之道束髀而登無異哺鷇非幷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廣蓄大豕肥牛以資擊剌也失此二者為必敗之形而欲攝枵腹張空拳睅目而前以膺貔虎是曰刀鋸之鬼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謂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逾旬不餧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

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為生也夫蠻陬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為力故征蠻之畧皆廣列伏候扼險面趣高四塞以困之謂之得地若我遂其險而彼乗其高順逆強弱之勢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蓐食屠剪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途重營密柵勤其關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棄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羸瘦之屍纍麾下矣若夫我軍既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故不可不慮也相持既久覲望無端我忽而

褰彼窮而銃或晨昏惰臥刁斗失鳴則刼營之虞
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益窘必甘辭納欵以
丐殘息目前雖可妥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撫之
說不可從也屢見宵人狃於詭道欲出其不意以
徼一獲彼既鑒於前車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
抑恐損威則偷囤之策不可不距也茲數者雄畧
必有成算而疏腐之識敢效區區者休戚同情不
敢避越俎之嫌也至於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
口雖微以牂牁之巨阨也崇山峦箐磴道迫脅兵
不得横銜人不得並蹋乃遣一二眇小之官提數

一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往者爐山之變亦甚縱橫幸蒙前例刊木鑿賞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數年始得寧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出爐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緜弱失其疆埸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爾迺今哄然而爾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旣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登效力是爲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右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褫爵削籍移其族屬編之琅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

以勢有不行法姑稍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闠重加懲罰庶威振恩覃協人心而伸國法也克宅閱書不省集三司問計泰將李宗祐曰是未可以猝破也曩賊負固久矣屢招屢叛狃以爲常故梟魁無必死之心黨與有求生之望覩隙掩取以計勝非力尅也迺今諸賊懲于剉衂之餘憤噪而集死以待我我軍新罷負担未弛勞勩未舒強馳而起之氣鼓不作以棄死之属乘強使之軍難以濟矣克宅咲曰君何怯也吾將策一騎勒一人五日而取之宗祐曰公言何易公獨不聞窮寇者勿逼

乎一盜横戈于市即萬人辟易非一盜能偶萬人也必死與有生非偶也故利有所不角敗有所不棄知彼知巳百战不毁乃今彼我不偶矣故曰是未可以猝破也克宅曰兵貴拙速不貴巧遲故避實擣虛棄勝者馳挫鋭者披譬之破竹有餘刃矣緩之賊且完壁儲餉盜難為功宗祐曰不然兵法有之好謀而成攻敵無贖故將不可驕而勝不可狃也蒲騷之役卒狃莫敖定闉之師竟驕武信公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吾以為未若强弩之末不可穿魯縞也克宅艴然曰李君一何管蒯我也乃

強擬宗祐宗祐不得已以軍往賊果殊死禦我軍我軍敗績賊遂擁宗祐去克宅大懼以千金賂賊贖宗祐出之事聞克宅落職　勅安萬銓勦之萬銓乃招阿何許以不死責王仲武均其田而亂始息

朱勝金華人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人嘆服之

一人處內不和唐一庵勸之居外有老僕問何故居外便得和一庵曰其病根在此情狎則易遷凡人

之情令其可繼一時用得多便後手不來久則變變則通所以自防者須吝情者須蹤迹

陳霽岩曰開州己巳年大水無蠲免而有賑濟府下有司議予以州官倡議極貧穀一石次貧五斗務令有餘俾沾實惠放賑時編號執旗魚貫而進雖萬人無敢譁者予自坐倉門小棚執筆點名視其衣服容貌暗爲分別貧之極次庚午春上司行牒再賑極貧者書吏禀出示另報予云不必也第出前點名冊中暗記極貧者遝開喚領鄉民咸以爲神盖前領賑時不暇粧點盡見真態再賑果皆極

貧不虚上恵耳

陳齊岩曰余在開州巳巳之冬倉穀幾盡撫臺及各州縣動支在庫銀二千兩糴穀比時穀價騰踊每石銀陸錢各縣遵行派大戶領糴給價伍錢一石每石賠巳一錢耗費復得一錢災傷之餘民甚不堪而入倉穀止四千石是上下兩病也余堅意不領吏書禀余當受罰余不爲動後果被叅以災年僅免罰至庚午秋州之高鄉大熟隣境則盡熟穀價減至三錢余方申撫臺動支銀二千兩派大戶分糴報價三錢即實予糴者三錢自後益減時價

至二錢四五分大戸以抑除爲請余笑應之曰寧
增穀莫減銀後自有用處也蓋比上年所買多穀
三千餘石而大戸無累賠反因以爲利報上司外
餘穀七百餘石則盡以給流民之復業者先是本
州土城十五里連年大雨灌注凡崩塌數十處庚
午秋當議塡修吏請以鄉夫役余不許會有兩年
被災流民聞巳處置荒粮思還鄉井因遍出示招
撫云亟歸種麥州有賑濟也乃出前大戸所糴餘
穀刻期給散另出四五小牌於各門一里外令各
將盛穀袋裝土到城上塡崩塌處總甲於面上用

印倉中驗印發穀再賑而城已脩完有餘土矣流民之復業者爭事種麥來春大熟皆不貴之惠也

陳霽岩曰北方州縣惟審均搖為治之大端三年一審合一州八十八里之民庭集而校勘之自極富至極貧定為九則賦役皆準此而派區中首領有里長老人書手官惟據此三等人三等人因得招權索民財物置之又茫無憑據余到任輪審均徭尚在一年後乃取舊冊查自上上至下上七則戶照各里開塡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輒以自隨或放告或聽斷或理雜務看有曉事且樸實者出其不

意與至案前問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戶問取家道何如比年間何戶驟富何戶漸消隨其所荅手註簿內如是數四參驗之所荅畧同又一日點查農民本州槩有二百餘人卽閑之後堂各給一紙令開本里自萬金至百金等家嚴戒勿欺彼各有身家前程自不敢欺也又因 聖節先揚言齊點各役至期拜畢卽與里老書手到察院分作三處各與紙筆令開大戶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不必開也以上因事採訪編成底冊臨審時一甲人齊跪堂下余自臨視擇其中二三鍊實人作爲

公正與里長同舉大戶應升應降者諸人知底冊
甚明咸以實舉遂從而酌驗之頃刻編定一日審
四五里往往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候州官也
陳霽岩曰余知開州時俵馬以高三尺八寸齒少而
形肥者為合式各州縣無孳生駒必從馬販買解
在有司調停何如耳開州居各縣之中馬販自外
來先被各縣攔截買完然後放過州官比解嚴迫
馬頭枉受鞭笞馬價騰踴求速反遲予知之故緩
其事待馬販到齊方出示看馬先一日喚馬頭到
堂面問之云各縣俵馬已行汝知之乎咸叩頭應

曰知之又寄諭云我心甚忙明日看馬只做不忙汝輩宜知之又叩頭感激而去明日各馬販隨馬頭帶馬有高至四尺者予輒置不用曰高低怕相形寧低一寸我有禀帖到太僕寺只說是孳生駒耳衆禀再遲三日至臨濮會上買易得予即許之不責一人而出各馬販氣索然爭願賤賣在他縣有索銀三四十兩者在本州僅得二十餘兩一兩日即完矣他縣有定限petty馬刻期早解以求保薦馬價騰至四五十金至斃二人於杖下者此公竟不未天道固可畏也

陳襄若曰獄訟有五聽之法至審强盜一出一入關係甚重尤宜加意詳鞫不必驟用重刑余嘗審得賊首王和尚攀出夥盜有多應亨多邦宰者驍悍倍於它盜招服已久忽一日應亨之母從兵道告辨一紙准批下州中引王和尚爲證予思之此必王和尚受財許以辨脫耳乃於後堂設案卓圍內藏一門子與三盜俱至案前覆審預戒皂隷報以寅賓舘有客余即舍之而出少頃追還入則門子從卓下出云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且忍兩夾棍保爲汝脫也三盜皇遽叩頭請死又有一盜翟

姓者家頗能自給因醉爲羣盜所誘明火執杖分
得梭布裙一件失主以爲賊盜爭爲已物余令各
報原裁縫名下午取到令庫吏另覓梭布裙一樣
兩件攙和賊贓置于堂上令失主裁縫自認至賊
贓遂云此吾製也賊始駭服

陳霽岩曰楚屬最廣文移極多初到任時江夏縣送
進文書千餘角用書辦先將照詳照驗分作兩處余
夙閱前輩云前道有駁提文書難以報完者必乘
後道初到將貯囑吏書從照驗中混繳余乃費半
日工夫將照驗文書逐一親查中有一件駁提該

吏若混入其中先暗記之命書辦細查戒勿草草書辦受賄遝以無弊對就摘此一件面質之重責三十板問罪革出學道書辦頂首銀四百兩被革者分文無與奸胥每日跪門哀告徧求兩司諸公代言姑准令自覓頂而革其役後來照驗文書發辦對查一不敢隱弊遂絶耿天臺遣門生劉守曾來平托問前事摘發何神余對以舉一之不可測而已

沈介庵爲衡州二守時會各寺觀書院與諸生譚學一日有生員數人盖於諸生中稍出色者來謁留

坐稍久郎有同類姤之每揭無名謗書於會所前數人者來告曰此係某之所爲介庵曰可恨哉吾子言之若何數人曰其上化之化不可得速加刑焉介庵笑曰不教而殺爲虐還且教之乃遣吏一人往某某之家曰請明日會某處講學如不來我先責汝吏突入其家喻以請意甚切某某無所辭次日務到衆人俱目攝之甚怒介庵獨呼某某前問近日工課何如詰以學吉有能達不能達者更爲講解前數人不解所以慍而問故介庵笑曰彼人從今不揭汝矣此正子所謂化之也諸生退是

後果無粘謗書者
樊升之曰夫子曰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夫由之果求之藝此亦天下之上能也而何以爲具以言其酬酢庶務裁决當機非不恢恢有餘至服遠人守邦國則不足故曰具者備也言備一時之用不可少也然則後世雖有果如由藝如求者亦止可稱具矣而况于斗筲之材哉雖然言有斗也必有斗之用也言有筲也必有筲之用也故尺寸之長襪線之伎皆得效用而後天下無棄才與人盡弘恕故曰君子易事然則斗筲之人不足算也而

足牧也詎可忽諸

